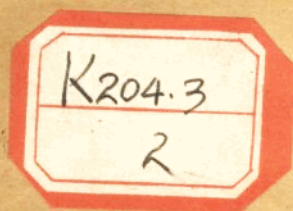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PDG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三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琅邪

五世貞

編纂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周紀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韓魏趙是為六卿後三家皆為韓魏趙所滅三

分晉地而有之至是始請命於天子為諸侯也

書

初命者何病周也

溫公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

何貴焉

晉時勢有所不能守禮之說又

孔子惜繁縵

縵而與人以

邑夏王惜隨

種而與人以

田得失如何

聖人慮遠謬

微圖治者憂

未然

君子貴於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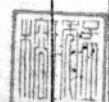
幾而作

人君亦謹於

微

一經垂法萬

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聚斂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哉繁縵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哉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誠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禮之大體什喪八八然猶應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始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盡於斯矣左傳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器不可以假人○繁縵馬飾皆諸侯之服也繁今馬下帶也縵當躬以削革為之○胡致堂修德者務細行圖所以貴子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急受貨賂於崔慶而平公黨惡之訓彰焉雖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冰結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故天下善為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卑官惡服應修汰也不遠觀食防逸豫也惴惴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類笑不苟惟嚴端飾八柄在己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觚筆溫之類接迹於朝方且效宗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尹起莘姬輒既東王室衰微聖人憂之筆公則王不稱天在成公則天王稱子至於小白葵邱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尹氏策命然皆不見於經夫在內則書以示讖在外則削而不錄聖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晉之三卿并起其君瓜分其國考之遷史初未嘗有請命於



聖人筆削之旨嚴綱目繼魯史之絕託始隱公之意瑤之賢於人者五智果別族為輔氏簡子五無恤書訓戒二簡以授二子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周之語夫請而見許先儒猶未知天子之自壞禮況未嘗請而天子自命之子綱目於此文無損益然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云爾又接綱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瑞為萬代之深戒者也通鑑取為篇首深以孔子名分為言故我昔神祖謂王制自此而盡亦古人建瑞玄本之意蓋深察司馬氏之用心也故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泰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君子制是書首此不徒以著禮制之失亦以著古今世道更變之瑞

目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輔氏

鑑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申瑤泉智趙二家之存亡不在於晉陽文兵之日而在於玄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雖然瑤雖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馬得仁歟之服未除即以銅斗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妙聞之摩笄自投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忍之恆也瑤如袁紹不幸而取無恤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初 趙簡子尹鐸為晉陽古郡名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子繭音減抑為保障乎繭絲者指賦稅而言保障者指

繭絲而言尹鐸之意不在於稅而在繭絲此其所以保晉陽也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戶數則稅賦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

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重之曰多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胡致堂繭絲者取輕之曰少

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脫身而得免况為天下者乎

○羅康州田文之志在於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魯桓之心移於女樂而仲尼不能攝相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
君子勤小物故無大患

段規任章請割地

沈寔產龜

之功尹鐸受晉陽之命而未知簡子仁暴之心何如蓋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為己服勤之地不然則簡絲之不可為塗人且不待問而知而尹鐸雖是乎哉後姚崇以十事要說亦此意也

及智宣子卒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

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上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蝸音納

含毒蛇也蟻蜂蠆音廢蟻蠆也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

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以待事之變矣

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

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

敵之人智伯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求蔡皋狼之

地於趙襄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皋狼地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皋狼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

出曰吾何走乎走按摩經音辨趨向曰走下同從者曰長子長子古邑名漢置長子縣今山西銘州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

以完之罷滿廢反勞也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邯鄲音寒井古邑名秦置邯鄲郡今直隸廣平府是襄

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屬附也尹

鐸之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浸當作沒度二尺曰版沈

二子有憂色

竈產龜

沈音況龜音驛今作蛙

民無叛意却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

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悅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見音現二子

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

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

輔果在

案

按戰國策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惡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計可及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

智伯才勝德才德兼全謂之聖人乳狗翼虎

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温公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

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善人扶才以為善善者善無不至矣扶才以為善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挾人

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逞其姦勇足以快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一智伯哉

○唐荆川

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任章段規也按左氏言智氏貪而悞違智國之謀見其悞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悞濟貪何鄉不

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宜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却疵而走晉陽知人和可與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

了凡

評

智伯欲攻反韓而先遣之大鍾方車欲伐衛而先遣之野馬白璧又佯亡其太子使奔衛謀售於風韓而韓

魏二國不愛萬家之邑以致之一則曰扭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國之機其盡智氏者即智氏之自盡街與風韓也而卒不悟豈非惡盈其貫國天益其族而奪其鑒即不然何以其中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飲音陰浸便器蓋似之或謂飲酒器但死骨山穢又惡人頭顯豈宜所宜乎

智伯之臣豫讓欲為

懷天下後世
為人臣者

豫讓抗節致
忠

豫讓行出乎
烈士人主使

豫讓不忘國

豫讓之報

豫讓無所為

而為可為妻
實事人之法

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匕首此尺八劍也其頭類匕首故曰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

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癩音賴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若癩然吞炭為啞吞炭以變其音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其妻不識其心何為其友故諫漆身以變其音與之志同交久知其欲為

智伯報仇也智伯報仇也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孟長也者六卿惟趙氏最長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

易去易去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質贊同古者士執贄見其君任則委質為臣不復出疆載贄矣而又求殺

之是二心也凡吾所謂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

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按戰國策襄子謂

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滅明君前以寬舍臣天下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餘非所望也敢布心腹於是襄

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賈誼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常事范中行氏智伯

曰中行東人畜我哉我東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哉我國士報之哉此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胡致堂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

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恃矣當責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托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

至三而愈厲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為妻實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此也○

方正學諱應曰中行氏以東人待我我固以東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

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為讓者正宜得導告之曰請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

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醜心以起忿忿必爭爭必敗敗必亡亡則國亡矣再諫不從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劍而死乎讓於是時嘗無一語問悟主心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雖然以

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

文侯師子夏
子方
文侯式于木
之廬

人君以得師
為難文侯非
真自得師問

親文侯思子
夏子方何獨

不思子思歟
文侯不失處

人之期
樂羊與吳

起殺妻相與
不同起求為將

其妻何辜踐忍
輕矣若樂羊當

兩軍相待之時
不以私恩害公

義於理而正然
嘖嘖而且盡一

杯則太不近人
情矣

鐘聲不比乎
審音能左高

宮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
仁山金氏曰文侯斯桓子之子此言孫者恐非
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

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式車前橫板有所說則俯而憑之
四方賢士多歸之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

也
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載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尤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輸之於是魏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制柝百篇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胡致堂
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與庸主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
猶言何往也
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丁南湖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中山古之狄都也漢為中山郡今直隸真定府
克之以封其子擊
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

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
文侯怒
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
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

言直是以知之
文侯悅使翟璜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文侯與田

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左方之聲高謂作
田子方笑
文侯曰何笑
子方曰臣聞

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
言人君當明樂官擇而用之不必明樂音也
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音也
文侯曰善

貧賤驕人實誠
策士累陵之習
是時諸侯各以
得士為重而士
因得以窺其間
而把持之頗踞
士前王前之對
亦同此術然求
者應者皆不過
為富國強兵機
械變詐之徒耳
豈可與關門延
後同日而語哉
成璜二子何
如
達視其所舉
五者足以定
相
文侯卜相於
李克三人君
皆師之
此言亦庶幾
得觀人之要
聖門第一流
人物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

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

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

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乃謝之○呂

東萊

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驕人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以身若子方豈可驕人乎子
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
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
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

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

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

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

西河春秋晉地今
政太原府汾州是

君內以鄴為憂鄴邑名魏文侯
始封於此漢屬

魏郡今河南彰
德府臨漳縣是

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

子無傳臣進屈侯鮒

符遇反傳方遇反
相也屈姓也名鮒

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

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

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真

西山

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
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蓋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

李亮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曾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亮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耶

問吳起殺妻求將何文侯不疑而用之歟

司馬穰苴弗能過

吳起吮平疽

捨餌意在得魚畢竟是貪心所使

吳起者衛人任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

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謂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

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

罪聞魏文侯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起起應廉哉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實

貪也貪聲名耳母死不歸故妻求將是也**然用兵者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穰苴田完之後先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善於用兵

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贏音盈担也**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疽音瘡**起為吮之**吮吸也謂吸其血膿也**卒母聞而哭**

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旋踵轉

回也踵足跟也謂旋踵之間死於敵言不久也**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妻未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呂東萊**

吳起殺妻求將終為魯人所誅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桓公公盡嘗天下異味

獨未嘗人問易牙易牙殺其子以進樂羊之食其子易牙之殺其子吳起之殺其妻皆是於其所厚者薄也故終為君

子之疑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是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廉也前之貪是

貪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是移前之貪於功名上其貪則一今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貪捨餌也意在

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袁了凡**夫婦人倫之重也起以求將而殺齊妻又以織組違度而出衛妻苟以就名則殺而可**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鄭歌者捨石二人**捨音錯○捨石二歌者名**吾賜之**

公仲亦有進士
牛畜荀欣徐
越皆可
歌者之田且
止

盜殺韓相俠累

史遷若有深嘉樂與之意

田八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番吾君失其姓以常山郡有番吾縣疑即其邑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番待以仁義烈侯適然而寬通音依氣悅而寬緩也明日欣待以舉賢使能明日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充字斷句言凡所賜與皆稱其功德也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上下皆其白襲○唐荆川人臣與君之好有以易之則能奪其所嗜而忘其初無庸區區類古問也烈侯好者欲與搶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進士公仲連之武易以仁義武易以舉賢使能或易以節財儉用則三子者固搶石之敵而對病之藥也卒之默奪自不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移易之意三子且然況賢有大於三子者乎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俠音協俠姓累字名德韓相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史記作仲

子聞軹人聶政之勇軹音贊軹縣屬河內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壽為去聲欲因以報仇欲使政殺俠累政曰老母

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

自皮面抉眼皮面謂刺其面皮抉眼謂出其眼睛欲令人不識也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妙瑩往哭之曰瑩音鶯史作榮

是深井里屬軹聶政也以妾在故重復也自刑以絕踪妾奈何沒畏身之誅終滅賢弟

之名遂死政屍傍○綱目斷曰聶政刺客小人直穿窬之機者耳書之為盜夫復何說嘗怪馬遷作史特取聶政者之列傳作百千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與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則十

載之下必有聞風致之者矣

田和求為諸侯

銘庚寅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田和桓之曾孫也何以不書大夫見為大夫者不當若是叛逆之甚也

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尹起華

前書田和遷其君於海上繼書求為諸侯許之則當時君不君臣不臣其見之矣

鑑甲午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右彭蠡湖在彭澤縣

翻陽湖今是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河濟在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右泰華即西嶽秦華鄭縣有少華山故指西嶽為泰華也伊闕在其南

伊闕俗名龍門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羊腸在其北羊腸山在太原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孟門今石州龍門縣是右太行行音杭太行山在河南山陽

北常山在保定府曲陽縣西北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丁氏吳起之對其得善君之正而非立國之常也吾聞守國者必設險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德固本而所當先險亦

末而不可廢故為治者非修德無以守險而修德者又不可以不設險也修德設險本末俱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為武侯時山河之固而不知修德為本故特畧其末而不重雖知道者告君當不過此而起顧能之但遠人未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兵

非聖人得已者蓋起得專習兵法力門天下而不引君當道在德不在險此固武侯所不知而在德不在兵是豈吳起所能達耶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

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

三者皆出吾下

初改封田和為諸侯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損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秦獨居之張儀相秦故曰從秦之橫故曰連橫於是南平百越百越謂非一種也猶言百蠻北卻三晋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丁南湖**書齊大夫者史之舊文耳田和首遷其君綱目不與其為大夫也故改曰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君母**秦惠公卒**子出子立亦曰出公史記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李

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立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索大名師隱**下河西而立之**是為獻公胡三省註靈公之卒獻公不立出居

河西云河西者黃河之西也**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時秦數亂益衰弱三晋侵奪其河西地

丁酉十八年秦獻公師隱齊桓公卒元年

己亥二十年日食晝晦**庚子二十一年**楚子類卒楚人殺吳起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

起并中王尸太子試即桓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丁南湖**吳起以修摠說武侯矣茲乃以殘忍亡於楚其太史公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乎抑以殘忍

進者以必殘忍亡也

壬寅二十三年齊侯賁卒無子田氏遂并齊齊姜姓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自太公至康公凡二十

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九世為田氏所滅田氏本陳氏也自此以後是為田齊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俱酒乃靖公名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爵也按初韓趙魏共分晉以晉靖公食一城至此復其晉其城使為庶人

丁南湖
韓趙趙者君之故臣也舊史謂韓趙趙廢晉靖公而分其地則不見其為晉臣而不臣之罪隱矣故綱目改書之曰故臣而廢故主也

○**烈王**
名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齊威來朝

庚戌五年韓侯以韓廐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廐於朝并中韓侯
國人立哀侯之子是

為懿侯考吳師通戰國策補註聶政刺韓相嚴遂試哀侯戰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溫公通鑑從中記而不信國策載之今從通鑑

天下以此賢
威王空谷足
音

辛亥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

細目樂與人
為善之意

王
朝俱音潮書來朝何意尊周也入綱目三十四年卒未有稱齊者稱齊侯嘉之也
○**綱目斷云**
周衰諸侯不朝今齊乃能朝見於周是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者也綱目書此蓋亦樂與人為善之意

葉伯陵
惡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蓋當此之時諸侯雖不知有周而天理民彝之在人心中者終不以周衰而泯也

之虛又無天顏咫尺之實意一舉之後寥寥無聞而諸侯尊周之心亦因以漸寂也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
即墨本萊州邑今山東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
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
祝阿今東平府東阿縣
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

昔日趙攻野
野音額野城縣今屬濮州
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

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

下○方正學
被特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嚴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

毀譽已不可憑
於左右即使人
往視欲所使者
更為欺又當如
何舜之明目達
聰未必如是然
精實績而明立
賞罰自非庸君
所能及
群臣務盡其
情

也有時過於即墨不賢甚于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其為鄰國之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夫

○戴氏青善詩惡人主御世之大防國之安危係於民

之休戚民之休戚係於官之邪正正人如松柏獨立故多毀邪人如籬蘿附麗故多譽今戴氏有沈潛之智果斷之勇而能盡賞罰之功使一意一封而諸侯震懼取威定霸聞於天下豈非封墨惠河之功乎

鑑 壬子七年王崩弟顯王扁立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綱 丁巳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賜以黼黻之服

前年秦兵至洛陽無忌憚孰甚焉于是又敗三晉于石門黼黻之賜周之所以

自免者 ○綱目斷云秦之罪不容誅周天子不能治之反賜以黼黻之服是教以殺人

綱 己未七年秦伯卒 ○秦獻公薨子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

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

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

發明 秦伯卒何以不名不登于簡冊也綱目從春秋滕侯宿男之例亦及史闕文之意也

綱 庚申八年彗星見西方

綱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

凡裂土以封諸侯其受封各有分地於是公孫鞅聞之公孫姓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

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

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中庶子官名也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

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

孝公發憤修政

賜秦黼黻之服周人妄賞之失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思舊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蓋所謂欲蓋彌章者矣

年少有奇才
公叔先君而
後臣

星變豈偶然

秦以衛鞅為
左庶長

至德不和於
俗
聖人不法其
故
衛鞅定變法
之令

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監去聲。景監姓名楚之族也。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

大悅與議國事

史記：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臥，轉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入耳，安足用耶？

未中旨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乃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孝公，公大悅，語數日不厭。乃以強國之術說君耳。

秦自用鞅之後，日肆虎狼之毒。聖人良法美意，竭地不存，其為甚也。大矣。星變之烈，豈偶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豎出，而竭滅宇宙者，爾網目特筆於此，蓋有深意存乎其間也。

蘇頌濟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欲強於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于齊，管仲不受，而諸侯信之。鞅欺衛公子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忘鞅知帝王之術，豈肯為此哉？

編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綱**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樂音治。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智

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執拘制不行。公曰：善。以衛鞅為左

庶長。左庶長官名。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為連坐。五家為保，十家相連，成司相糾發也。一

坐司猶管也。為什五之法，使之相收相管也。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一人，得爵一級。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降平聲。與降服敵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約數也猶言差等高下以受爵也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

織。僇音戮併力也致粟帛多者復其身。謂除免其身役事末利。工商也及急而貧者舉以為孝。孝妻子女收為官家奴僕宗

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論議法也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宗屬之籍謂除其籍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

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名田占田也漢哀帝孔光何武奏諸侯王列侯公主皆得名田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令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

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後有能徙者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暮年。期年即秦

國之民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至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黥音鑿墨刑也罪其師傅二人謂其不能教導也明日秦人皆

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先

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

令。書變法罪首變古也○溫公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實於民民實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窮

沐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畜其民況

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考政按晉沐為晉君將三戰三北喪地千里一旦仗劍刺齊桓公子壇位之上公亦不肯背其盟

竟以侵地歸魯。○又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謹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死也得原失信何以死之退一舍而原降。○沐莫為反。○吳養心呂不韋為相

威陽城門縣千金於其下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莫有易者以今。○熊勿軒或問商鞅徙木

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與曰溫公不識王伯哉有此等議論若

徙木立信

秦民後言令

使信者人民之

大寶

王者不欺四

海

善為國者不

欺四海

善為國者不

春為積成所
利公不識王
伯聖人所以信
於民者如此
致皆徒木之所

齊威王寶四

舉惠當時有孟
子而不能用即
如衛鞅之流亦
使之得志於其
邦以致表師削
地乃沾沾以珠
自喜宜其見部
於威威矣然以
十里之國而有
照乘之珠十二
亦必無之事史
氏誇詞固盡可

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博卑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病疾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喪葬為善也而為之實以勸之為惡也而為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是皆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存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召其富強併吞之術愚民驚駭而不信非議而不從於是特假徒木之小事而五千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門則死敵矣驅之獄久執君則皆不敢違矣厥後扶蘇聞召賜死不戰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間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賜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歟不足道也而溫公

蘇東坡

秦國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倘其政刑十

所以富強孝公務本立橋之政非鍊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者有如豺狼一擊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道種則孰實使之也

丙寅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田與威同獵也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

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

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檀姓也史失其名使守南城

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檀姓也史失其名使守南城

守高唐高唐今及州則趙人不取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黔夫姓史失其名使守徐州徐州即則燕人

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趙燕之人畏齊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種首名也史失其姓使備

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國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吳養心

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為論而和所寶者惟齊威王魏王孫而已威王

得不惜失矣况惠王之誇十珠矣○鄒氏齊威王之時衛有子思都有孟子被二賢者修瑾瑜瑜天下寶也今威王而寶之行其

孫兵富國計母乃好偽寶哉人謂威王知寶外矣無怪其後為秦所并矣